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五十七回 奸賊壞心遭惡孽 善人激義救冤人

話說人巧天又巧，明欺暗豈欺？莫道天高遠，天高聽卻低。這五言四句怎說？只為這村中有一人，貧而無守，不能耐窮，卻又淫而多欲，專好鑽隙姦淫人婦。探聽把來思到鄉下取討帳目，知他數日不歸。來思的妻貌甚嬌，乃夤夜鑽隙姦淫他婦，等到昏夜，悄悄地出門，來鑽穴隙。忽然路遇著一個陰魂，口稱是他祖宗，涕泣泣泣叫他學個好人，莫壞心術。這人問道：「你叫我學個甚麼好人？」那陰魂道：「魯男子閉門不納，柳下惠坐懷不亂。」這人一派淫欲心腸，哪裡聽信？往前直走。又聽那陰魂恨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賭必為盜，奸必遭殺，何苦執迷不悟？」這人只是不聽，一直徑到把來思家，悄悄地入門，躲於空室。卻說世有貧無衣食的，卻豈肯凍餓殺你？蟲蟻兒也生個草根兒與他食，你若守貧，自不虧你。乃又有一個壞心術的，思量做個穿窬，乘來思下鄉，掘窟行偷，方才到得把家後地，只見一個精怪叫道：「莫要做賊。」這人始疑是人，卻又忽然不見。乃問道：「做賊便怎麼？」只聽那精怪又叫道：「莫做賊，做賊難逃殺身厄。世間萬物各有主，人物怎教與你得？或家偷，行路劫，噁心便造惡冤孽。一朝犯法五刑加，問伊解救將何策？此時叫天天不應，便濯清流洗不白。可憐名節與殘生，不守清貧一旦滅。」

這賊聽了，哪裡肯信？卻來到門邊，見戶緊閉，無處可入。乃挖一堵牆鑽進去，摸到空屋，卻好撞了這淫人。賊只道是來思，執著挖牆鐵器便打。這淫人也當來思，奪賊鐵器，兩下奪打。賊力勇猛，把個淫人一下打死。賊心慌了，仍從牆穴鑽出，不想那牆日久磚塌，賊方鑽出頭與兩肩，忽然牆磚往下壓著賊腰，進退兩難，身體不傷，猶活潑潑的。及到天明，地方鄰里見了報官，把賊審問。這來思回到家中，備說這一番情由，那賊卻認殺了淫人。正是來思拒那淫婦這一時日。來思暗想，正是：

色慾人人愛，皇天不可欺。
我不淫人婦，人難淫我妻。

來思正暗想：「那日這淫婦我不奸她，家中就有這事。若是我奸了她，不但妻被人辱，或者又遭賊手。」正嗟歎間，只見空中一個白鸚哥飛來飛去，半晌方去。來思想起胡僧之言，乃望空禱謝。

這來思警戒了這一件事，又經過幾年，家有一童僕得病伏枕。來思有一女，夜沉病在牀。來思乃日夜看視童僕調理湯藥，把個自己親生女兒倒不管。其妻怨道：「不顧親生，卻看奴僕，是何道理？」來思道：「親生女兒有你看，異姓童僕可憐，他無父母在旁，又無親人在面，主人便是他父母一般。我不顧他，家下奴婢誰肯相近？」且寬慰這僕說：「你莫要焦躁，待你病略好些，我送你還家，見你親戚。」這童僕病勢漸減，來思恩養更深。一夕，來思夢見一人，說是童僕之父，道：「感謝恩主愛念我子，救活他病，不但我感恩地下，且是冥司說，恩主存心仁厚，你女與子俱在難保，只因你這點陰功，成就三人活路。」來思道：「便是成就活路，也只你子你女二人，如何三人？」其父道：「恩主也得了活路。」說罷，夢覺。眼中恍然，白、綠兩個鸚哥在目。來思驚異，乃堅卻好善之心。卻到了今日，正在家門閒立，見兩差役鎖著男女兩人。那兩人哭啼啼，叫冤說苦，差役罵道：「你做的事，誰來冤你？便是苦，也是你自討的。」來思見了，乃扯著差役問道：「何事鎖此男女？為甚叫冤說苦？」那差役卻與來思熟識，乃答道：「把尊長，你不知道這兩口子惡毒異常，他將一個孩子賣與張大戶家為奴僕，不過數月，便串同心腹叫孩子開門偷盜大戶家財物，約有十餘兩。孩子逃在他家，拿出供招是的，如何是冤？我們做公差的靠的是差錢，他卻不與分文。難道我們不行些法度，實是叫他吃些苦兒。」那兩口子哭著，也向來思訴道：「爺爺呀，青天白日，冤枉人拐帶做賊，怎不是冤？只因賣兒女的人哪裡有錢給他？便受這二位公差之苦。我兩口子當初為欠官糧，把個心愛的孩子賣與張大戶家為僕，方且感他恩愛孩子，怎起得這意？」說罷又哭。來思便動了不忍心腸，乃邀公差到個酒肆中，暗與公差幾貫錢鈔，道：「我說這兩口子有冤枉，古語說得好，『公門中好修行』。且問如今孩子在哪裡？」公差道：「張大戶叫僕人到他家拿來，現今鎖在家。」把來思聽了，又問：「那兩口子只是叫屈，說這孩子何嘗到我家，真是冤枉。」把來思慈心要救這兩口子，卻又不知真假。只恐這兩口子情真作假，故意佯推，乃又問：「你兩口子在家做甚營業？」男子道：「我在家做人的傭工，只因這一宗屈事，人家說我不是好人，便逐出來了。可憐這屈哪裡去伸？婦人也靠在人家的，為此也讓人不容，便怎生度活？」兩人只是叫苦聲冤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狐、鼠二怪說到庵聽經，便來到庵前，二怪卻不敢進庵門。為甚不敢？只因高僧在內，正不容邪，把門威神遵奉護教威靈，莫說邪妖遠避，便是吃五葷三厭、身體不潔淨的婦人男子，知道不淨的避忌，不敢入門，不知誤入的，便墮了罪孽。狐、鼠不敢入庵，卻在庵前求把門的神放他入門，說道：「我二怪雖是畜生業障，只為前生心地奸狡，輪回這劫。卻又自知皆非，久歷塵世，得了日精月露正氣，曉得些變化神通，今欲悔改前非，投托釋門，消災懺過，以求度脫。望神司放入聞經聽法。」威神道：「汝等據要入門，真假未必，且尚有怪氣妖腥，便容了你進門，到了殿上，那高僧聖眾見聞，連我把門的也作孽。你等必要進庵，須是在外積一功德，行一善事，便可進門上殿。」狐、鼠問道：「如何行一善便入得？」威神道：「善人天堂也上登，希罕小庵觀寺廟。」狐妖聽了，乃與鼠怪離了庵門，去尋些善事修積。正走到酒肆門前，只聽得店內兩個男婦啼哭，二怪乃變了兩人走入店來，正見把來思與公差講話。二怪聽得明白，狐妖與鼠怪道：「我見這人分明是存心方便，要救這兩口子，他做他的功德，我們積我們善心。」便也來席上與公差說道：「天下人間方便第一，二位你可放了這兩口子罷，我們三個人保著。」公差道：「如何放得？除非是你弟兄宗族，婦人就是我這位的親姐。」公差道：「豈有正身放了，拿你替頭？除非我們得了你一大錢鈔也說不得。」來思便道：「二位果與兩口子認親，代他去審，我便替他送你幾貫錢鈔。」公差聽了道：「你且拿現錢來。」狐妖聽得，便地下拾一塊磚變了一塊銀子，遞與公差。那公差心喜，卻把兩口子放回家去，道：「見了大戶再作計較。」這兩口子如夢方醒，自驚自疑，忖道：「世間哪有這樣熱心腸好人？」拜了兩拜，回家去了。

卻說公差鎖著狐、鼠變的人，來思也隨著去看。只見到了張大戶門道，張家走出一個少年奴僕，出來見了公差鎖的二人不是正身，便道：「你如何不拿正身來，卻是得錢賣放？」狐妖見這僕人辭色古怪，乃向鼠怪道：「這兩口子，果有些冤枉。待我弄個手段，查他真實去來。」乃把鎖褪了，將身一變，變了個張大戶看家的狗子。入得門來，逕奔屋裡，東走西望，只見屋內鎖著一個孩子。那僕人走進屋來，狗子卻隱著身聽那僕人向孩子說道：「你家娘子未拿來，拿了你家親族來了。你只好說是你娘老子，叫你開了家主的房門，銀物是他拿了去。你若不這等說，便要打你二百皮鞭。」孩子道：「說了卻怎麼？可打了？」僕人道：「說了不但饒打，我還把果子你吃，早晚也要我看顧你。」孩子道：「我便饒打，可打我娘老子麼？」僕人道：「自然打她。」孩子說：「她是我的娘老子，如何苦了她？」僕人道：「想她賣了你，不管你在人家死活受苦，還想顧她作甚？」孩子道：「便是賣了我，也只因少了官錢，沒的飯吃，不得已了。我如今寧捱二百皮鞭罷。」僕人道：「你前日已招出了，如今怎改得？」孩子只是不言語。狐妖變作狗子在旁聽了，說道：「我疑這僕辭色古怪，果然這事有些冤枉。」只見僕人走出屋，又向一個心腹人說道：「孩子言語忽變，怎生奈何？」心腹道：「當初你不該詭計，坐在他娘老子身上。事已冤著他，說不得了。把孩子好歹再藏了外邊去，只說又是他親族來偷拐去了。我們偷的銀物，便費些與公差也可。」按下二人計議。

狐妖聽了，乃出門，把這情節說與鼠怪。鼠怪道：「我也弄個神通，卻把塊石頭假變個人，與公差鎖著，他卻復了老鼠原身，走入張家屋裡。先看見僕人哄那孩子，把他藏拐在外，後卻開了箱籠，拿出一包銀子，稱得幾件出屋去與公差說話。那公差伺候了一會，只見張大戶出得屋來。公差二人帶著孩子家親戚人去。少頃，張大戶請了地方一個巡捕長官，到得他家，坐在堂上。狐妖變的假人鎖在旁邊。但見那長官：

頭戴一冠，上有無情結；足登雙履，下綻鷓鴣皮。破圓領束著一條角帶，窮模樣蹙了兩道愁眉。只因地方淡薄，他又只吃鄉村一碗清水；無奈官債逼迫，哪裡有處借貸半釐低銀？奶奶衙中報怨，一旦回鄉，盤纏哪討？爺爺心上快活，三年考績，殿最必然。

鼠怪見那長官，坐在堂上叫公差帶過二人來。二人大喝起來：「青天白日，家僕盜了家主銀物，卻冤平人串拐！」長官又叫拿出孩子來對證。公差忙入屋，僕人已將孩子藏出。卻不防鼠怪變了一個孩子，出到堂前，也大叫：「白日青天，僕人偷了主銀，賊現收在箱籠，卻叫人冤我爺娘！」長官聽了，看著大戶說道：「這小廝如何今日又供差了。」乃叫公差，即同大戶到僕人房內箱籠一搜，只見銀物均在。一時便把家僕刑起，滿口供招，便放了鎖的二人出去。這鼠怪變了孩子，想道：「僕人奸計藏匿了孩子，冤他爺娘。幸喜我替他伸冤，如今將計就計，把藏匿的孩子送還了那兩口子，叫他母子在一堆過活，卻怎麼消了張家這一宗卷案？」好鼠怪，想了一會，趁著那官長與大戶坐在堂上，究問那盜銀家僕，這鼠怪乃變了一錠大銀子，忙叫狐妖變了孩子宗族，同公差進得屋來，說道：「家僕誘我孩子坑害娘老子，今幸長官審明。這孩子公心明說，卻也難安在大戶家了，願將原賣禮銀交還，贖歸家去。」長官准了，大戶只得與他贖去。二怪大喜，自謂行此一善，辭了把來思而去。把來思在張家門外，只等聽了這事情完結回家。只見兩個鸚哥兒，飛來飛去。來思見了，合掌念佛，道：「想胡僧與道士之言不差，果是我有惡孽，又救了一種。」乃回家只想行善。這二怪乃把藏匿的真孩子領到兩口子家，還了他。兩口子疑問道：「二位恩人，不知我夫婦有何緣何德，受恩主莫大救拔之義？」二怪笑道：「還是你二人平日有甚好心腸，今日遇著災難冤枉，得善人來救了你。」兩口子道：「我們為覓人家傭工，有甚好心？」二怪道：「你試想一想看。」兩口子道：「我們也只是僱在人家，出了一點忠心與人家做事。往常見傭工躲懶的，誤了主家之事，還有偷盜主家物件的，還有作踐他家器物的，我想那人家與你飯食吃、工錢用，圖你出力，你卻壞了心腸，天豈肯祐？」二怪道：「這便是你善行好心處了。」兩口子得了孩子，留二怪酬謝。二怪一心想著進庵聽法，哪裡肯留？乃辭了他，一陣風到了庵前，便要闖門而入。把門的人哪裡肯容？二怪說道：「我等遵諭行了一善，特來求賜放人。」威神笑道：「吾神聰明，你們舉動便知。這善是那把來思的，你二怪不過因人成事。算不得，算不得。難入，難入。」二怪聽了，自思果然這事乃別人起根的，便離了庵門，又往他方，尋行善的事。

二怪正變了兩個人在村鄉里閒走，只見村中十字街頭，一個愁和尚在那街石上撞頭化緣。二怪看那和尚，怎麼愁？但見他：感著雙眉兩道，露著一個光頭。非瘡非癩又非瘤，卻是撞出來皮肉。聽他聲聲喊叫，化齋化那饅頭。苦肉計好沒來由，還是前因今受。

鼠怪見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和尚，愁眉皺臉，喊叫化齋，卻把那父娘皮肉，撞得光頭上長起個大瘤，果然是為生死道行，便碰破了頭也無怨。只為化齋，不過是飽腹，為何這等自苦？」狐妖道：「修道人苦行，或者該是這等。我們自行修善，便該齋他一飽。」鼠怪道：「你聽他口口聲聲只叫化饅頭，我與你哪裡去尋饅頭扁食燒餅饅頭？」狐妖道：「這卻不難。」卻怎不難，下回自曉。